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探论

邓淑芬

湛江市第四中学, 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摘要

推进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 要让学生真学真懂真用这一伟大精神, 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必须抓住教学要点, 把握融入的重点, 形成课堂亮点, 处理好“融什么”和“怎么融”的问题。高中思政课教师应以抗日战争的史实为基础, 结合新课标要求和教材文本内容从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民族力量、时代意义等方面把握融入的内容, 以文物、媒体、场馆等为教学载体, 结合体验式、互动式、角色扮演等教学法, 形成教学合力, 推动伟大抗战精神深度融入高中思政课堂, 切实发挥其育人作用, 点亮思政课堂。

关键词

抗战精神, 高中思政课, 精神载体, 教学要点

On Integra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Shufen Deng

Zhanjiang No. 4 Middle School, Zhanjiang Guangdong

Received: February 22, 2026; accepted: April 21,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enable students to truly learn, understand and apply this great spirit, and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teaching, identify the focal points of integration, create highlights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perly address the issues of what to integrate and how to integrat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eni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should determine the content to be integrated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By taking cultural relics, media resources and memorial halls as teaching carriers, and combining experiential, interactive and role-playing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s can form a synergy in teaching, driv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effectively exert its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enliv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Keywords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Spiritual Carriers, Key Points of Teach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中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勇克难关、不畏艰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是高中思政课教师普遍关注的教学议题，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高中思政课教师应自觉深入学习并践行伟大抗战精神，秉持“抓住重点，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使伟大抗战精神浸润学生心灵，激发其爱国情怀与报国之志，充分发挥高中思政课作为育人主阵地的功能，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点亮高中思政课堂。

2.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教学难点

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在开展抗战精神教学工作时，面临着一定挑战。通过结合一线教学实践进行考察，并立足于相关教育理论，深入分析后发现，高中生在学习抗战精神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情感隔膜等实际问题，相应形成了三大教学难点。

2.1. 认知偏差——历史认知片面化，核心内涵理解浅薄

部分高中生对抗战历史与抗战精神的认知存在显著偏差，主要表现为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认知模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对抗战精神的内涵解读流于表面，且难以将历史事实与精神传承形成有机关联。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理论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历史叙事理论及多元智能理论，可从学理层面清晰剖析其生成逻辑，为优化抗战历史教学、纠正认知偏差提供理论支撑。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来看，高中生的抗战历史认知并非被动接收知识的过程，而是基于自身已有经验、社会环境信息及媒介传播内容主动进行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重构知识的过程，且知识的建构具有主体性、情境性和社会性特征。由于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其已有经验多局限于校园生活与碎片化的媒介信息，缺乏对抗战历史的系统认知框架，若历史教学中缺乏具体、鲜活的史料支撑，未能有效引导学生对各类信息进行甄别与整合，学生便容易被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娱乐化的历史解读所误导，进而建构出片面化、偏差化的抗战历史认知。例如，部分学生受网络短视频中片面化历史叙事的影响，过度放大个别历史细节而忽视抗战历史的整体脉络，或将历史娱乐化解读，弱化抗战的严肃性与残酷性，这正是缺乏有效史料引导和辩证思维训练下，认知建构出现偏差的典型表现；同时，社会环境中的多元信息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学生认知建构的复杂性，若缺乏正确引导，学生难以在多元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进而陷入认知误区。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则为解读高中生抗战历史认知偏差提供了认知发展的视角，该理论指出，高中生虽已进入形式运算阶段，具备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假设演绎的能力，但这一阶段的认知发展仍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历史辩证思维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1]。抗战历史作为一段复杂的集体记忆，涉及多元的历史主体、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历史细节，对学习者的辩证思维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而高中生虽能理解抗战历史的基本史实，却难以运用辩证思维解读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容易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部分学生要么片面肯定某一人物的历史贡献而忽视其局限性，要么过度放大某一人物的不足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在解读抗战进程时，要么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作用，要么过度突出敌后战场的贡献，难以认识到两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辩证关系，这种认知倾向的本质，是高中生辩证思维发展不成熟，无法对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全面、辩证的分析与解读，进而导致认知偏差的形成。历史叙事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外部叙事供给对高中生抗战历史认知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历史并非客观存在的“纯粹事实”，而是通过叙事的方式被建构和传播的，叙事的视角、内容选择和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习者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2]。由于高中生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大多依赖教材、教师讲解、媒介传播等外部叙事供给，自身缺乏独立挖掘和解读史料的能力，若教材对抗战历史的叙事过于侧重政治维度和军事维度，缺乏对社会生活、民众抗争、文化传承等多元视角的呈现，容易导致学生对抗战历史的认知陷入单一化；若媒介对抗战历史的叙事存在碎片化、娱乐化甚至歪曲化的倾向，如部分影视作品过度虚构历史情节、弱化历史苦难，或部分网络内容刻意歪曲抗战历史、抹黑英雄人物，会进一步误导学生的认知，使其难以形成对抗战历史的全面认知。此外，叙事内容的呈现方式也会影响认知效果，若叙事过于抽象、枯燥，缺乏具象化的史料支撑和情感共鸣，学生难以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本质，更无法准确把握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进而加剧认知偏差。多元智能理论则从认知个体差异的角度，解释了高中生抗战历史认知偏差的个体差异性，该理论指出，人类的智能具有多元性，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等，不同个体的智能结构存在差异，其认知方式和学习能力也各不相同。高中生的认知方式同样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学生擅长具象记忆，能够快速掌握抗战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础史实，但缺乏抽象思辨能力，难以将零散的史实进行整合、提炼，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升华出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导致对抗战精神的理解流于表面；部分学生虽具备一定的抽象思辨能力，但缺乏对史料的敏感度和解读能力，难以通过史料分析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进而形成片面化的认知。这种认知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学生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偏差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增加了认知偏差纠正的复杂性，同时，当前抗战历史教学多采用统一化的教学模式，未能充分兼顾学生的认知差异，缺乏针对性的教学引导，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的形成与固化。因此，高中生抗战历史与抗战精神认知偏差的形成，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认知建构的片面性、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下辩证思维的不成熟、历史叙事理论下外部叙事供给的单一化，以及多元智能理论下认知个体差异等多重理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这些理论根源，不仅能够丰富抗战历史认知研究的学术内涵，更能为优化抗战历史教学、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纠正认知偏差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引。

具体来看，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脸谱化认知，受部分抗日神剧等影视作品的误导，

学生容易将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地划分为英雄与懦夫，将残酷的抗战历史简化为正义必胜的单向叙事，对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曲折性，以及不同历史人物的立场、处境缺乏辩证考量。例如，在评价正面战场时，部分学生要么忽视其在抗战初期的抵抗贡献，要么淡化其后期的消极避战行为，难以用全面、历史的视角看待其历史地位。二是碎片化认知，学生对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等经典抗战事件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孤立记忆层面，缺乏对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难以将零散的史实串联成完整的历史逻辑，进而无法深刻理解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方针的科学性，也难以厘清全民族抗战核心力量的关键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可从两方面加以解决。其一，强化史料实证教学，选取多元史料，包括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史料，官方记载与民间回忆，国内史料与国际视角史料，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辩证思考，打破脸谱化认知，培养历史实证素养；其二，构建宏观历史框架，结合时间轴、专题梳理等方式，将孤立的抗战事件与抗战精神的形成、发展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抗战精神与历史进程的内在关联，深化对核心内涵的理解[3]。

2.2. 情感隔膜——时空距离凸显，情感共鸣难以产生

成长于和平年代与数字化环境下的当代高中生，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存在无法逾越的天然时空壁垒，这种时空距离直接衍生为情感认知上的深层隔膜，成为当前抗战历史教育中亟待破解的核心难题，而这种情感隔膜并非简单的认知缺位，而是多重理论维度下个体情感生成、符号互动与学习体验等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情感迁移理论来看，个体情感体验的传递与转化需依托相似情境载体[4]，抗战岁月的生存危机、集体抗争等极端情境，与高中生物质丰裕、安稳平和的生活语境形成鲜明异质性，使得他们难以将抗战历史中坚守等情感符号转化为自身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导致情感迁移难以发生；符号互动理论进一步表明，个体情感认知依赖于符号的有效互动[5]，当前高中历史教材中抗战精神多以抽象文字符号呈现，缺乏具象化、生活化的互动载体，使得高中生无法深入理解符号背后的情感内核，仅停留在表层认知而难以建立深层情感联结；霍夫曼共情理论则揭示，共情的产生需要具体情感触发点，抗战历史的遥远性让高中生难以构建对应情感场景，无法对先辈的苦难与坚守产生替代性共情，进一步固化了情感隔膜；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更从教育实践层面指出，情感体验是学习的核心要素，而当前抗战历史教学中“重知识、轻情感”的功利化倾向，忽视了高中生的情感需求，不仅无法消解原有情感隔膜，反而强化了学生对抗战历史的疏离感[6]。因此，当代高中生与抗战历史的情感隔膜，是时空异质性、符号互动不足、共情触发缺失与教学导向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四大理论从不同维度构建了情感隔膜形成的完整逻辑链条，既彰显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为后续优化抗战历史教育、破解情感隔膜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具体而言，情感隔膜的核心表现为认知上认同，情感上疏离。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记忆抗战精神的内涵、背诵抗战历史的史实，也能在理智上承认抗战精神的伟大意义，但这些认知大多停留在应试记忆层面。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于部分学生而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艰难处境以及先辈们的坚守，仅仅呈现为教科书里的冰冷文字和纪录片中的遥远画面。他们难以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进而形成一种与我无关的消极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他们既无法深刻体会抗战精神背后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也难以将此精神内化为自身的情感追求和行动动力，导致抗战精神的情感育人价值难以充分彰显[7]。

针对上述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可聚焦跨越时空隔阂，搭建情感沟通的桥梁。一方面，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播放真实的抗战影像资料、讲述生动鲜活的抗战故事、模拟抗战时期的生活场景等途径，将抽象的历史符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情感体验，助力学生走进历史情境；另一方面，联系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抗战精神与新时代青年责任的契合之处，例如将抗战精神与抗疫精神、航天精神相结合，并结合当代青年使命担当的具体案例，使学生认识到抗战精神并非过时的历史产物，而是贯穿民族发展进程的精神

基因，从而引发情感共鸣，达成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的统一。

2.3. 实践困境——知行脱节现象显著，精神转化缺乏有效路径

美国认知科学家拉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具身认知理论，打破了传统认知科学身心二元论的桎梏，其核心论断为心理过程受到身体、包括身体的形态、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影响[8]，该理论强调认知是心智嵌入大脑、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的三位一体动态过程[9]，启示我们抗战精神的认知与内化必须依托身体感知与实践，脱离具体行动与情境的理论讲授难以实现深度转化。当前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教学中，普遍存在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操作的功利化倾向，过度聚焦概念阐释与历史梳理，忽视学生实践参与的核心价值，最终导致“知而不行、行而不坚”的知行脱节问题，这一问题可结合多重理论进行系统剖析。从认知层面来看，具身认知理论表明，个体认知与情感内化离不开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实践，缺乏实践体验会使抗战精神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难以转化为行为自觉，这是知行脱节的认知根源；从教育实践层面而言，陶行知知行合一理论明确认知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德育过程规律亦要求实现“知、情、意、行”有机统一，缺失实践环节会导致认知无法转化为情感认同与具体行动，难以达成德育目标，这是知行脱节的教育根源；从行为习得与内容适配层面分析，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指出，高中生行为养成依赖观察学习与榜样示范，而当前教学缺乏鲜活榜样与实践场景，学生难以找到行为参照，同时德育生活化理论强调德育内容需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当前教学脱离生活实际、缺乏可操作实践路径，进一步加剧了知行脱节。因此，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知行脱节问题，是认知机制、教育实践、行为习得与内容适配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五大理论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完整分析框架，既彰显学术价值，也为破解该问题、提升融入实效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具体而言，实践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层面，部分思政课仅局限于抗战精神的概念阐释、史实罗列和内涵解读，缺乏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设计，未能为学生提供将理论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平台与路径；二是学生层面，学生虽掌握了抗战精神的相关理论知识，知晓“要传承抗战精神”、“要担当社会责任”的要求，但在面对现实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时，难以将抗战精神中不畏艰难、勇于拼搏、责任担当等内涵转化为克服学习困难的动力和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出现课堂上畅谈精神、生活中不见行动的知行脱节现象，这既违背了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也削弱了抗战精神的育人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可围绕强化实践导向、实现知行转化展开。一是优化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活动，如组织红色研学活动、开展抗战精神主题宣讲、举办“传承抗战精神”实践征文比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认知、锤炼品格[10]；二是搭建日常践行平台，将抗战精神融入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例如结合班级管理、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克服困难、在志愿服务中担当责任，使抗战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日常行动，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3.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要点

统编高中思政课教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精准把握教学要点是伟大抗战精神有效融入的关键前提，高中思政课应立足抗日战争的基本史实，科学分析学情、结合教材结构与相关文本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教学要点，构建严密的教学体系，解决“融什么”的核心问题，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1. 深刻把握内涵，筑牢精神根基

全面把握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要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第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源于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11]，后经梁启超概括为八字箴言，强调个人对民族兴衰的责任担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儿女主动凝聚力量，建立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阶级和全国力量，凝聚起救国图存的磅礴合力，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无数个体舍弃小我、投身救国，彰显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全民族拧成一股绳，真正实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第二，民族气节与斗争实践的关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粮尽绝”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赵一曼在遭受酷刑时始终拒吐情报，展现了她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明志，马本斋母亲为拒劝降绝食七日殉国；等等。“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在斗争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三，英雄气概与理性担当的关系：“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信念，既包含直面强敌的勇气，也蕴含遵循规律的智慧。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儿女涌现出许多壮举，在装备简陋、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下，都勇于亮剑、奋勇抗争，战斗到弹尽粮绝，共同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展现了惊人的力量。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将其有效融入高中思政课堂的关键所在。将伟大抗战精神的精髓要义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讲解，是高中思政课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讲授“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教师可结合经典且感人抗战故事，从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视角出发，通过开展辨析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引导学生基于史实，深度理解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形成并深化“勿忘昨日苦难辉煌，无愧今日复兴使命”的民族观。

3.2. 深悟中流砥柱，厚植家国情怀

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到各地抗日力量自发集结、协同作战，再到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华各族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打破地域、阶层的界限，凝聚起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磅礴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种全民族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抗争精神，是高中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生动素材。根据《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5年修订)》，高中学段要重点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高中思政课应立足这一要求，深入解读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展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中华儿女的救国壮举，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民族凝聚力是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的核心力量，进而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自豪感和责任感。比如，讲授“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时，教师可结合全民族抗战的史实，选取不同群体的抗战故事，通过情境创设、小组探究等方式，引导学生感悟全民族同心抗战的力量，理解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形成热爱祖国、团结奋进的价值追求。

3.3. 深悟时代价值，强化责任担当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首先必须联系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深悟其时代价值。一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更需要以爱国情怀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这份深植于民族血脉的情怀，是新时代不断夺取战略性胜利的精神支柱。二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盛行，致使国际矛盾加剧，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我国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新征程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需要伟大抗战精神所蕴含的民族气节，这种气节是我们坚定斗争的最有力支撑。三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需要。应对新时代各类风险挑战，需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中“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面临军事挑衅、科技、经贸、防疫等领域的多重风险，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摒弃幻想、准备战斗，直面事关民族长远发展的殊死斗争。比如，讲授

“中国的外交”时，教师可结合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选取抗战基本史料，创设主线式情境活动，设置梯度式问题，引导学生步步深入，通过解决问题归纳知识，探寻伟大抗战精神为解决当前棘手问题提供的实践路径，理解伟大抗战精神的深远影响，充分汲取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力量。

4.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有效抓手

教学载体是连接精神内涵与学生认知的桥梁，决定了“如何融”的实施效果。高中思政课需要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以多元载体为依托，通过文物、媒体、场馆等具象化形式，使伟大抗战精神可感、可触、可践行。

4.1. 以文物史料为载体，具象呈现精神内核

作为民族艰辛且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育人素材和价值[12]。红色文物可以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话，承载着鲜活的精神记忆。将文物史料引入课堂，能让抽象的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实体，增强教学的真实性与感染力[13]。高中思政课教师要让文物在思政课堂上、在学生心头真正活起来，在选用抗战文物开展教学时，就不能仅满足于对文物的简单罗列与展示，而应融合多学科知识，深入探索“活化”文物的教学路径，通过故事化、情境化、立体化的呈现方式，深入挖掘并揭示文物所蕴含的教学价值，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文物背后的伟大抗战精神。

在讲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时，展示杨靖宇将军殉难处的桦树皮复制品，结合其孙马继志的讲述：“他就是靠这些东西果腹，靠坚定的民族意志支撑”，让学生直观感受英雄的坚守精神；同时，展示左权将军的家书原件照片，并开展“读家书、悟初心”活动，引领学生在文字中深刻体会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具象化为具体人物的选择与坚守。通过具象素材-故事载体-认知阶梯的教学路径将文物承载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信念，转化为学习奋斗、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同时，教师在社会热点话题中与时俱进地盘活和延续文物新的生命力，向学生展现伟大抗战精神的实践价值。

4.2. 以媒体技术为载体，构建多维感官体验

数字化时代，媒体技术为精神传播开辟了全新路径。高中思政课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结合导入、探究、总结等具体教学环节，借助视觉、听觉、触觉的多维刺激，以技术赋能化解教学难点，强化精神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在课堂导入环节，针对学生对历史场景陌生、难以快速共情的教学难点，可运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课堂，严格依据历史史料逼真还原地道战遗址、台儿庄战场等场景，让学生仿佛“走进”历史现场，真切体验战争环境的艰苦与英雄抗争的壮烈，快速代入学习情境，破解历史场景抽象化、共情难度大的问题；在探究环节，针对英雄精神内涵难以深度感知的难点，借助数值赋能开启“英雄对话”，AI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精准复原先辈形象，让学生在虚拟互动中深度感受英雄的精神世界。这种技术应用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促使学生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加深精神感知的深度，强化学习沉浸感与参与度，引发情感共鸣，增强传播感染力，让伟大抗战精神入耳入脑入心。

在“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知识点的探究环节，针对学生难以理解“平凡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践行使命、实现人生价值”的教学难点，教师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真实历史记载为支撑，生动复现抗战时期爱国工程师隐姓埋名投身后方军工建设的场景，动态且细致还原其在简陋条件下攻克技术难关的日夜坚守，引导学生沉浸式探究“平凡人何以放弃安稳生活、甘赴艰苦险境”，从而深刻认识到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离不开劳动与奉献，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立足岗位、担当使命。同时，技术应用需明确伦理与历史真实性的边界：历史场景还原、先辈形象复现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史实，杜绝虚构、歪曲历

史细节、夸大历史情节的行为，坚守历史真实性原则，避免误导学生对历史的认知；AI技术的应用需恪守伦理底线，尊重历史人物的人格尊严，避免过度娱乐化、同质化呈现，不随意解构历史人物与英雄精神，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实现技术工具价值与思政教育价值的有机统一，既发挥技术优势，又守住历史与伦理底线[14]。

4.3. 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动知行转化

“纸上得来终觉浅”，学习书本知识很重要，但理论学习代替不了亲身实践，教师的引导也代替不了学生的思考。实践活动是精神内化的关键途径，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需借助多样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认同，实现知 - 情 - 意 - 行的统一[15]。高中思政课的实践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主要包括：重走抗战路、组织学生赴抗战纪念馆、红色故居、战场遗址开展实地研学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去切身体验、去辩证思考，深刻理解道理，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在讲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时，教师可以精准选取与伟大抗战精神高度契合的本地红色资源，如抗战纪念馆、纪念场馆、抗战旧址、红色文化陈列馆等，确保资源自带民族精神的历史基因。围绕民族精神的内涵—历史传承—时代践行设计路线，例如“抗战旧址寻访→英雄事迹聆听→精神内涵研讨→当代实践打卡”，使研学过程形成感知 - 思考 - 升华的完整闭环。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让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如此，大思政课方能更好地启智润心、铸魂育人[16]。

5. 教学策略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上述优化策略的实际效果，本研究选取了某市重点中学高一年级的一个班级(40人)作为实验班，采用教学要点 + 多元载体的整合教学方案，涵盖文物史料教学、VR/AI技术应用、实地研学活动，以邻近的平行班(40人)作为对照班，采用传统讲授法，以教材内容为主，辅以历史图片展示，无技术应用和实践活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题教学案例研究。

5.1. 研究设计与实施

5.1.1. 教学案例设计

本研究设计了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系列教案。实验班的教学严格按照前述优化路径实施。

5.1.2. 数据收集与评价方法

为实现对教学效果的全面评估，本研究构建了多元评价体系，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互补，并借鉴CIPP评价模型的思路，以此保障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全面性。

定量数据的收集通过两类工具展开：课堂参与度量表由两位听课教师依据主动提问、参与讨论、操作设备等预设标准，对每位学生每节课的行为进行1~5分的打分；前后测问卷则在教学前后对两班学生进行匿名调查，内容涵盖对抗战精神内涵的认知题与情感认同度量表。定性数据的分析则依托课后感悟文本分析与焦点小组访谈：前者收集实验班学生的学习感悟，要求字数不少于300字，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高频词与核心主题；后者从实验班中随机抽取8名学生开展半结构化访谈，以深入了解其对新型教学模式的体验与感受。

5.2. 研究结果与分析

5.2.1. 定量分析结果

数据显示，实验班在各项定量指标上均表现出显著优势。

课堂参与度方面，实验班学生的平均课堂参与度得分为4.2分，显著高于对照班的2.8分。尤其在使

用 VR 和 AI 技术的环节，学生表现出极高的投入度和好奇心。

前后测对比方面，在前测中，两班学生在认知和情感认同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后测结果显示(见表 1)，实验班在“抗战精神内涵认知”和“情感认同度”上的平均分及增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班($p < 0.01$)。这表明，优化后的教学策略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和情感认同感。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nd the control class
表 1. 实验班与对照班教学效果前后测对比

评价维度	班级	前测平均分	后测平均分	增值
抗战精神内涵认知(满分 30)	实验班(N = 40)	18.5	27.2	+8.7
	对照班(N = 40)	18.2	21.4	+3.2
情感认同度(满分 25)	实验班(N = 40)	17.6	23.8	+6.2
	对照班(N = 40)	17.9	19.5	+1.6

5.2.2. 定性分析结果

课后感悟文本分析方面，实验班学生的课后感悟中，“震撼”、“身临其境”、“责任”、“吾辈自强”等词汇出现频率极高。一名学生写道：“当我在 VR 中‘站’在卢沟桥上，听到枪声响起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国难当头。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几行字，而是沉甸甸的责任。”这表明沉浸式体验有效打破了情感隔膜。

焦点小组访谈结果方面，访谈中，学生普遍反映，与 AI 的互动激发了他们的思辨兴趣。“和 AI 人物讨论《论持久战》比老师直接讲有趣多了，它会根据我的问题给出不同的史料，让我自己去判断。”这证实了技术赋能对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学生提到 VR 设备长时间佩戴会产生眩晕感，AI 的回答有时略显刻板，这些反馈为我们进一步优化技术应用提供了方向。

5.3. 讨论

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力地支撑了本文提出的教学优化策略的有效性。通过理论引领、聚焦难点、技术赋能和实践拓展，能够显著提升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的教学实效。尤其是 VR/AI 技术的应用，在打破时空壁垒、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个性化学习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研究也启示我们，技术终究是手段而非目的，教学设计的核心始终是人。教师的引导、启发以及对技术伦理边界的清醒认识，是决定教学成败的关键。

6. 结论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将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离不开对方式方法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以教学要点为核心构建内容体系，以多元载体为支撑创新实施路径。身为一线思政课教师，既要成为史实的精准讲述者，又要成为精神的鲜活诠释者，更要成为实践的有力引领者。通过精准把握“融什么”的核心要义，灵活运用“怎么融”的实践路径，使伟大抗战精神在思政课堂中焕发新的活力，引领青年学生在精神滋养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传承践行中勇担时代使命，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湛江市霞山区中小学教育科学规划 2024 年度课题“深度学习视域下高中思政课教学策略优化研究”(XS2024Z5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陈瑞芳, 郑丽君.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对当代教育教学的启示[J]. 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 2007(5): 44-45.
- [2] 张汉林. 讲好历史故事: 从历史叙事理论的视角看统编历史教科书[J]. 课程·教材·教法, 2025, 45(5): 88-94.
- [3] 张利国, 韩祎诺. 青少年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情感逻辑与实践进阶[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4): 1-9.
- [4] 孟青青. 情感教育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的渗透[J]. 中学课程资源, 2025, 21(5): 3-5.
- [5] 葛士新. 符号互动理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图像化教学的价值张力与重构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0): 90-97.
- [6] 林湧博, 李欣雨.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启示研究[N]. 北京科技报, 2026-02-02(008).
- [7] 罗佳, 李玫玫. 以史铸魂: 历史记忆增强青年政治认同的价值与路径[J]. 探求, 2026(1): 64-71+79.
- [8] Glenberg, A.M. (2010) Embodiment as a Unifying Perspective for Psychology. *WIREs Cognitive Science*, 1, 586-596. <https://doi.org/10.1002/wcs.55>
- [9] 魏晓波, 乔樵. 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知”: 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范式的嬗变[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0, 41(3): 22-28.
- [10] 高婴婴. 国家记忆助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探析[J].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6(1): 79-84.
- [11] 顾炎武. 日知录[M]. 郑若萍, 注释. 武汉: 崇文书局, 2017: 75.
- [12] 王树荫, 吴一凡. 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 从《实施纲要》到《爱国主义教育法》[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2): 19-25.
- [13] 孙银光. 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层次及大中小学校教育一体化实践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7): 130-137.
- [14] 吴宁宁. 伟大历史成就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12): 80-85.
- [15] 刘志华, 彭维英. 中小学爱国主义记忆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现代教育论丛, 2025(6): 5-12.
- [16] 韩震. 中小学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作用的路线图[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3(4): 4-6.